

山西文水縣（胡蘭）方言的“還”與“麼” ——基於主觀評價性形態的視角

呂 佩

山西師範大學

提要

山西文水縣（胡蘭）方言中的“還”“麼”，在句法、語義和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的共性，但在表達功用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異。“還”“麼”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，都與主觀量有關，這是二者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。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“麼”屬於主觀適量，這導致二者存在用法上的差異。

關鍵詞

山西文水方言，“還”，“麼”，主觀性評價形態，主觀量

1. 引言

文水縣位於山西省中部，東靠汾河，與祁縣、平遙縣相望，西依呂梁山，與離石交界，北與交城縣、清徐縣相鄰，南與汾陽市接壤。胡蘭鎮是文水縣的一個鎮，¹屬於晉語并州片。文水縣（胡蘭）方言為筆者的母語，以下稱作“文水方言”。在文水方言中，人們經常聽到這樣的句子。例如：²

- (1) a. 豬_兒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（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）
 b. 豬_兒還，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（就是頭豬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）
 c. 豬_兒麼，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（豬啊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）

上述三個例句表達了相同的客觀語義內容，即：食物不用煮熟，是生的也沒事，豬照樣可以吃。三個例句的差異主要在於語用方面：例句（1a）屬於客觀陳述，主觀態度不太明顯；例句（1b）與（1c）都帶有說話人強烈的主觀看法。三個例句存在明顯的主客觀的差異，而這種差異顯然是由例句（1b）中的“還”與例句（1c）中的“麼”造成的。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，例句（1b）與（1c）的主觀評價是由最小對比項“還”“麼”自身傳達出來的，與“還”“麼”密切相關，跟“還”“麼”所在的句式沒有關聯。

仔細觀察後發現，文水方言中的“還”與“麼”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。“還”與“麼”有時候可以互換，二者互換之後，句子仍然成立。請比較：

- (2) a. 喝酒還，誰不會了。（就是個喝酒，誰不會呢。）
 b. 喝酒麼，誰不會了。（喝酒啊，誰不會呢。）

但在有些語境下，“還”與“麼”不能互換，二者互換之後，句子不再成立。請比較：

- (3) a. 狗_兒麼，耳朵本來就靈。（狗啊，耳朵本來就靈敏。）
 b. *狗_兒還，耳朵本來就靈。

¹ “劉胡蘭鎮”源於革命女英雄劉胡蘭。在文水縣當地人的交流中，“劉胡蘭鎮”通常簡稱為“胡蘭鎮”。

² “還”“麼”都在話輪中使用。為節省篇幅，部分例句不再體現完整的話輪，只出現包含“還”“麼”的句子。

- (4) a. 連半桶水都提不動還，狂甚了。（連半桶水都提不動，狂什麼狂。）
b. * 連半桶水都提不動麼，狂甚了。

由上可見，文水方言中的“還”與“麼”句法上必須後置，需要黏附於一定的成分“X”，“還”“麼”分別讀作輕聲[xaŋ][məʔ]。“還”與“麼”所黏附的“X”的客觀語義內容完全相同，二者最大的差異是在語用方面。

在晉方言的已有文獻中，有關“X 還”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邢向東（2002: 646–647; 2007），郭利霞（2011, 2018），宗守雲（2015），黑維強、高怡喆（2017），溫鎖林（2020）等，而有關“X 麼”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邢向東（1995, 2002: 634–635），范慧琴（2007: 225–226），郭利霞（2015），史秀菊、郝晶晶（2018），宗守雲（2021b），宗守雲、趙慧媛（2025）等。上述成果幾乎都是從語氣的角度出發分別研究“還”“麼”，得出了諸多富有價值的結論，對本文有較大的啟發意義。略顯遺憾的是，已有成果並未將“還”與“麼”加以比較研究。本文打算換一個研究視角，從主觀性評價形態（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）的角度出發，對比分析文水方言中的“還”與“麼”，首先描寫“還”與“麼”之間的異同，然後從主觀量的角度加以解釋。

2. “還”與“麼”的共性

“還”與“麼”的共性可以從所黏附成分“X”以及“X 還”“X 麼”等角度分析。

2.1. “還”“麼”所黏附成分“X”的句法與語義構成

從音節數量的角度來看，充當“X”的可以是單音節、雙音節或多音節。從構成成分的角度看，充當“X”的可以是體詞性成分，也可以是謂詞性成分，還可以是加詞性成分。從句法單位的角度看，充當“X”的可以是詞、短語、小句。例如：

- (5) 說還 / 麼，誰不會了。（就是個說話 / 說話啊，誰不會呢。）
(6) 學生還 / 麼，能有多少錢了。（就是個學生 / 學生啊，能有多少錢呢。）
(7) 人家不願意還 / 麼，沒辦法。（人家不願意，沒辦法。）

動詞“說”是單音節，名詞“學生”是雙音節，小句“人家不願意”是多音節。這些成分都可以充當“X”，後附“還”與“麼”，形成構式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。綜上可見，“還”“麼”之前的“X”在句法上沒有特殊的條件限制。

此外，指代詞“這 / 兀_那”也可以充當“X”，形成構式“這 / 兀還”“這 / 兀麼”。例如：

- (8) 兀還 / 麼，有甚難的了，學過就會了。（就是個那 / 那啊，有什麼困難的，學一下就會了。）
- (9) 這還 / 麼，算基本事了。（就是個這 / 這啊，算什麼本事呢。）

從語義的角度來看，充當“X”的成分可以分別歸入空間量、時間量、性狀量。其中，空間量主要跟事物有關，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名詞相關；時間量主要跟動作有關，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動詞相關；性狀量主要跟性質狀態有關，反映在語言中是與形容詞或副詞相關（李善熙 2003）。分別舉例如下：

- (10) 餃子還 / 麼，誰家沒吃過了。（就是個餃子 / 餃子啊，哪家沒吃過呢。）【空間量】
- (11) 結婚還 / 麼，誰家也行。（就是個結婚 / 結婚啊，哪家也可以。）【時間量】
- (12) 熱還 / 麼，有甚辦法了。（就是個熱 / 熱啊，有什麼辦法呢。）【性狀量】
- (13) 慢悠悠還 / 麼，沒事。（就是個慢吞吞 / 慢吞吞啊，沒事。）【性狀量】

2.2. “還” “麼”的句類選擇與“X 還” “X 麼”的句法位置

從句類的角度來看，“還”與“麼”出現在陳述句中，³後面加以停頓，表達說話人對斷言的真實性所做承諾的程度（佩恩 2021: 242）。具體而言，“還”與“麼”出現在表陳述性內容的成分之後，表達說話人認為事實或命題等確實如此。例如：

- (14) 甲：這衣服味道大了。（這件衣服味道真大。）
乙：剛買下的還 / 麼，免不了。（剛買下的，避免不了。）

針對“衣服味道很大”這一事件，說話人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即“剛買下的衣服免不了味道大”。說話人乙確認自己的看法或判斷是準確無疑的，帶有強烈的主觀評價。

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出現在話輪的應答句中，不能出現在話輪的起始句中。在應答句中，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可以出現在句首，也可以出現在句尾。相比而言，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以出現在句首居多，即先表明說話人的主觀看法或態度，再闡述相關的理由或根據。請比較：

³ “還” “麼”除了出現在陳述句中，還可以出現在祈使句或疑問句中。用在陳述句中是“還” “麼”的基本用法，而用在祈使句等其他句類中是“還” “麼”的擴展用法。本文集中觀察“還” “麼”在陳述句中的使用情況，對比分析二者的異同，至於擴展用法則留待另文討論。感謝審稿專家指出這一點！

- (15) a. 彩禮還，哪裡也一樣。（就是個彩禮，哪裡都一樣。）
b. 哪裡也一樣，彩禮還。（哪裡都一樣，就是個彩禮。）
(16) a. 彩禮麼，肯定得給了。（彩禮啊，肯定要給呢。）
b. 肯定得給了，彩禮麼。（肯定要給呢，彩禮啊。）

作為應答語的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，二者可以獨立成句，也可以後接其他小句。獨用的“X 還”與“X 麼”，其規約化程度很高，在句法、語義和語用上都是自足的，可以表達對已有觀點或看法的回應，聽話人不需要結合特定的語境也能理解言外之意。例如：

- (17) 甲：大冬天的，給食子煮過了再喂。（大冬天的，把食物煮一下再喂。）
乙：狗_兒還 / 麼。（就是條狗 / 狗啊。）

上述例句中，乙單獨使用“狗_兒還”“狗_兒麼”，甲便能獲悉乙的真實看法，明白乙的言外之意，即“不需要把食物煮熟，也可以喂狗”，有無後續句都是成立的。同樣獨立成句，“X 還”的用頻要高於“X 麼”，這應該與“還”“麼”的主觀性程度高低有關。

除了獨立成句，“X 還”“X 麼”更多情況下是後帶其他小句。這些小句作為補充信息，進一步表明說話人的立場態度或評價看法。例如：

- (18) 氣球還 / 麼，一圪紮就炸咧。（就是個氣球 / 氣球啊，稍微一紮就爆炸了。）

說話人單獨使用“氣球還”或“氣球麼”，都可以清楚地表達自己的看法。說話人為了進一步證實自己觀點的正確性，使用小句“一圪紮就炸咧”加以補充。

2.3. “還”“麼”與主觀量標記“(一)個[xuai²²⁻²³]”共現

據任鷹（2013）研究，在現代漢語通用語中，某些語境中的“個”已經由以“客觀計量”為主要功能的成分演化為以“主觀賦量”為主要功能的成分，表明說話人對表述對象的態度和認識。例如：

- (19) 尤其是在跟廣告商續約的時候，不陪人家吃個飯，就太說不過去了，吃個飯，聊個天，就能輕輕鬆松把錢賺到手，心情能不好？一好就要喝個痛快。（轉引自任鷹 2013: 363）

任鷹（2013: 363）對例句（19）的分析是：“吃個飯、聊個天”之類的“V 個 NP”結構，明顯含有把事情“往小裡說”乃至說得微不足道的意味，即具有“主觀

小量”特徵；而“喝個痛快”之類的“V 個 VP”結構，則含有把程度“往高裡說”也即把事情“往大裡說”的意味，具有“主觀大量”特徵。

我們贊同任鷹（2013）的觀點。同理，文水方言中的“（一）個”也具有主觀評價義，添加到“X 還”“X 麼”之前，形成“一個 X 還”“一個 X 麼”或“就是個 X 還”“就是個 X 麼”等構式。這些構式都屬於語用疊加現象，進一步強化說話人的主觀評價。例如：

(20) 一個坐月子還 / 就是個坐月子還，有甚了。（就是個坐月子，有什麼呢。）

(21) 一個唱歌_兒麼 / 就是個唱歌_兒麼，誰不會了。（唱歌啊，誰不會呢。）

綜上所述，“還”與“麼”在句法、語義、語用等方面存在諸多共性，表示說話人對事實真實性的承諾（宗守雲、趙慧媛 2025），表達說話人對事物、性質或行為等的主觀評價和態度（董秀芳 2021）。

3. “還”與“麼”的差異

“還”與“麼”的差異主要體現在“質”與“量”兩個方面。

3.1. “質”的差異：不以為然與理所當然

3.1.1. “還”不以為然

“還”涉及行域與知域。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，“還”都表達說話人對事物、行為或性狀等的主觀評價，帶有不以為然的態度與看法。其中，行域的不以為然具體表現為貶抑，知域的不以為然具體表現為否定。

“還”表主觀貶抑，屬於行域，即行域貶抑。具體而言，表行域的“還”，其中“X”是現實世界已然發生的，和“行態”或“事態”有關（宗守雲 2016）。例如：

(22) 掉頭髮還，要不了你的命。（就是個掉頭髮，要不了你的命。）

例句（22）中，“掉頭髮”是已經發生的事件，在說話人看來，與“要命”相比，“掉頭髮”屬於小事，程度可以忽略不計，“要不了你的命”表達說話人的貶抑。

“還”表主觀否定，屬於知域，即知域否定。具體而言，表知域的“還”，其中“X”陳述的是非現實世界的命題或事件，和認識、知識有關（宗守雲 2016）。例如：

(23) 小孩鬧架還，免不了。（就是個小孩子吵鬧，免不了。）

例句(23)中,在說話人的認知世界裡,“小孩子吵鬧”是很正常的事情,說話人用“還”表達主觀否定。需要指出的是,“X還”表達說話人主觀上的否定,是一種語用否定或元語否定,不是語義上的真值否定。

不論是行域貶抑還是知域否定,“X還”都表達說話人的負面評價,反映的是說話人的主觀看法或態度。“還”帶有不過如此或不以為然的評價義,流露出的是“不屑”的口氣(溫鎖林 2020)。

3.1.2. “麼”理所當然

文水方言中,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,“麼”都表示確認事實,相當於通用語中的“嘛”。“嘛”表示事情理應如此或理由顯而易見(呂叔湘主編 1999: 380;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、1957級語言班 1982: 329),即“嘛”表示對論題的堅持,表達了一種“不言而喻”(崔希亮 2019),會話者根據先前的討論或者他們共享的文化知識,提醒說話人整個論題是顯而易見或者不言而喻的(Chappell 1991: 47)。文水方言的“麼”凸顯說話人的主觀評價,帶有一種“理所當然”的言外之意。例如:

(24) 閨舍麼,得收拾得好看些。(屋裡啊,得收拾得好看一些。)

(25) 唱歌_兒麼,誰不會了。(唱歌啊,誰不會呢。)

(26) 白麼,正常,剛抹了粉粉。(白啊,正常,剛抹了粉。)

例句(24)中,“閨舍”是人們經常呆的地方,理應“收拾得好看些”。例句(25)中,在說話人看來,“唱歌”應該是手到擒來的。上述兩例都與說話人的認知有關,屬於知域。例句(26)中,“抹粉”自然會“白”,該事件是已然發生的,屬於行域。由上述例句可見,不論是行域還是知域,“X”都符合說話人心中的預期,從而表現出情有可原、理所當然。

3.2. “量”的差異:主觀性程度高低不同

主觀性有程度高低之分(沈家煊 2001)。在文水方言中,“還”的主觀性程度要高於“麼”,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。

3.2.1. 緊鄰共現時的語序先後

“還”“麼”可以緊鄰共現,二者緊鄰共現時只有一種情況,即“麼”居於“還”之前,形成構式“X麼還”。請比較:

(27) a. 小孩麼還,甚也曉不得,罵上沒完咧。(就是個小孩子,什麼也不懂,罵個沒完沒了。)

b. *小孩還麼,甚也曉不得,罵上沒完咧。

“還”“麼”緊鄰連用，是因為二者都屬於“確認性陳述”，都帶有說話人強烈的主觀色彩。“麼”居於“還”之前，是因為“還”的主觀性程度要高於“麼”，“還”是主觀減量標記而“麼”是主觀適量標記（詳見 3.2 小節）。相比適量而言，減量的主觀性程度要更高一些。主觀性強的成分傾向於居於句子的邊緣，不論是“左緣”（left periphery）還是“右緣”（right periphery）（丁健 2019），⁴“還”“麼”的共現連用就是按照主觀性程度高低排列的，因此“麼”只能位於“還”之前。

“還”“麼”緊鄰連用形成構式“X 麼還”，還可以再前加主觀標記“（一）個”，形成構式“一個 X 麼還”“就是個 X 麼還”等，主觀評價色彩更加強烈。例如：

(28) 一個小孩麼還，由他耍的吧。（就是個小孩子，讓他去玩吧。）

3.2.2. 同類疊用時的多少差異

“還”“麼”主觀性程度高低差異還體現在疊用方面。具體而言，“還”可以疊用，“麼”不能疊用。“還”通常最多疊用三個，是一種修飾手法而非語法手段（張誼生 1997），在語用上進一步強化說話人的主觀評價，⁵符合“重疊象似”（張敏 1998: 153）。請比較：

(29) a. 狗_兒還，生的也能吃。（就是條狗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。）

b. 狗_兒麼，生的也能吃。（狗啊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。）

⁴ 完權（2017）結合不同類型語言的語料事實，得出如下結論：漢語（交互）主觀性的表達並不依賴特定的位置，甚至連傾向性都沒有。我們的觀點與此有所不同，認為（交互）主觀性越強的成分越傾向於外移到句子的邊緣，比如漢語的評注性副詞與語氣詞。

⁵ 審稿專家指出：“還”的疊用屬於語法還是語用？我們認為，“還”的疊用屬於語用，理由如下：其一、規約化方面。語法方面的疊用，通常稱作重疊，其形式已經高度規約化，不能隨意發生變化，如“乾淨”的重疊形式“乾乾淨淨”，不能變化成為“乾乾淨”“乾淨淨”“乾乾乾淨淨淨”等。但語用方面的疊用，其形式沒有規約化，可以較為自由地發生形式變化。比如兒歌《愛我你就抱抱我》中的歌詞：“如果真的愛我，就陪陪陪陪陪陪我。”其中的“陪陪陪陪陪陪”可以變化成“陪陪”“陪陪陪陪”等。其二、形義方面。“還”疊用之後，形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，與之相對應，意義也應該發生相應的變化。“還”疊用後的語法意義沒有變化，仍表達說話人不以為然，但主觀評價色彩得以強化，這屬於語用意義。其三、語音方面。語法重疊，通常會造成後一個音節的弱化，比如“看（一）看”中的第二個“看”，“個個”中的第二個“個”。但語用不會造成音節的弱化，“還”疊用兩個或三個，每個“還”都讀作 [xaŋ]。其四、結果方面。語法重疊的結果是產生韻律詞、語法詞甚至詞彙詞，如“人人”屬於韻律詞，“個個”屬於語法詞，“剛剛”屬於詞彙詞。語用疊用的結果不是產生詞，而是產生一定的語用變體，如“好！你厲害。”“好好！你厲害。”“好好好！你厲害。”“好好好好！你厲害。”

- (30) a. 狗_兒還還，生的也能吃。（就是條狗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。）
b. *狗_兒麼麼，生的也能吃。
(31) a. 狗_兒還還還，生的也能吃。（就是條狗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。）
b. *狗_兒麼麼麼，生的也能吃。

4. “還”與“麼”異同的解釋

本節嘗試從主觀量的角度出發，解釋“還”“麼”的共性與差異。

4.1. “還”“麼”與主觀量

據金立鑫、楊炎華（2024）研究，漢語最主要的形態手段是功能性語素，包括詞綴（affix）和語綴（clitic）。這些功能性語素在句法上總是黏著的，語義高度虛化，具有詞法或句法功能。文水方言中的“還”與“麼”滿足句法黏著、語義虛化和具有句法功能等條件，可以認為是典型的形態。此外，由第一節和第二節分析可知，“還”“麼”主要用於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、看法與評價，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。結合金立鑫、楊炎華（2024），Scalise（1984），Beard（1995）和董秀芳（2016, 2021）等學者的研究，⁶文水方言中的“還”“麼”屬於典型的主觀性評價形態。

評價性形態可以統一概括為某種量上的差異，這種對量的認識是從主觀角度出發的（董秀芳 2021）。這裡所說的“量”屬於主觀量，即主觀性評價形態與主觀量高度相關。主觀量是語言主觀性在量範疇上的具體體現（李宇明 2000: 111），表達說話人對數量大小所持的主觀看法（陳小荷 1994）。同樣的事物、行為或性狀，在不同的說話人看來，所涉及的量的大小不同。請比較：

- (32) a. 一年，不覺就過完咧。（一年，不知不覺就過完了。）
b. 一年還，不覺就過完咧。（就是個一年，不知不覺就過完了。）
(33) a. 結婚，遲早的事。（結婚，遲早的事。）
b. 結婚麼，遲早的事。（結婚啊，遲早的事。）

例句（32a）（32b）都表達說話人認為“一年的時間很短”，例句（33a）（33b）都表達說話人認為“結婚是遲早的事”。相比例句（32a）（33a），出現“還”“麼”的例句（32b）（33b）主觀情感色彩明顯不同，在說話人心理產生了主觀差異，即說話人主觀認為“一年更短”“結婚是理所當然的”。

⁶ 評價性形態的本質是語言表達的主觀性和主觀化（董秀芳 2021），評價性形態具體包括指小、增量、貶化、喜愛、表敬等（Scalise 1984; Beard 1995）。

“還”“麼”標記其前成分“X”的量，被標記的量可以是確切的量，也可以是估約的量；可以是大量，也可以是小量。例如：

(34) 一個還，丟就丟咧。（就一個，丟就丟了。）

(35) 一百來萬麼，不好賺了。（一百來萬啊，不容易賺呢。）

上述例句中，“一個”是確切的小量，“一百來萬”是估約的大量。這些量之後都可以添加“還”或“麼”，形成主觀量表達，承載說話人的主觀評價。

有兩點需要說明：其一，無論客觀量大還是客觀量小，都可以在其基礎上添加“還”“麼”。“還”“麼”標記的是主觀量，客觀量可能並非如此。語言世界中的量不是單純的客觀數學運算，往往是反應人類主觀認識具有一定情感、情緒特徵的量（王倩 2012: 1）。“還”“麼”出現與否不會改變原有的客觀量，也不會改變句子的客觀真值語義。比如客觀現實世界中，一年通常是 365 天，但使用“還”之後，說話人主觀上認為時間更短。其二，從現實世界的角度來看，確切量是一種固化量、離散量，不可增減，而估約量是一種動態量、連續量，可以增減。但從語言世界來看，不論是確切量還是估約量，說話人都可以進行主觀評價，因此都可以後加“還”或“麼”。

綜上，“還”“麼”都是用來對客觀量進行主觀評價的，明顯與說話人的主觀認識有關，是一種言談中使用的語用策略。“還”“麼”都可以表達“確認性陳述”，都是主觀性評價形態，都與主觀量有關，這是“還”與“麼”共性背後的相關動因。

4.2. “還”減量與“麼”適量

“還”“麼”都涉及主觀量，⁷但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。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“X 還”構成主觀減量構式；“麼”屬於主觀適量，“X 麼”構成主觀適量構式。但凡對量進行判定，不論是減量還是適量，都需要有一個基量。

4.2.1. 基量與社會固有模式

基量是定義主觀減量或主觀適量的必有項，預先存在於說話人的認知當中。問題是，該如何界定基量呢？換句話說，以何為基點開始計算量的增減變化呢？基點不同，對量的增減意義的認知結果就略有不同（王倩 2012: 52）。我們認為，“還”“麼”

⁷ 主觀量可以從不同角度觀察，分為“大量、中量、小量”或“增量、適量、減量”等。本文採用“減量”“適量”而非“小量”“中量”這樣的術語，基於的是動態視角。從量的生成角度看，相較於“大量、小量”來說，“增量、減量”更具有動態性的特徵，強調的是變化和過程，而“大量、小量”則是靜態的，是結果和取值（王倩 2012: 1）。雖然都是主觀量，但“小量、中量”與“減量、適量”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，比如減量有可能基於的是小量，也有可能基於的是中量。

的計量基點與當地的社會固有模式 (social stereotype) 有關，是社會固有模式下的預期值。

社會固有模式是社會成員對特定對象及其所具有屬性的固化認識 (Lakoff 1990: 81)，是人們對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、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，在對特定事物持有簡單觀念和印象的同時，還常常伴有對特定事物的價值評判以及好惡情感 (宗守雲 2021a)。比如，談到中國人，首先想到的是龍的傳人；再比如，談到談婚論嫁，自然而然會想到這是遲早的事。當然，在特殊情況下，上述命題或事件有可能不會成立或不會發生。但在一般情況下，上述情形總是具有思維的優先性 (宗守雲 2021a)，即當我們說到某類人或物，或談及某種行為動作，亦或論及某種性質狀態，很自然會首先想到相應的屬性、特徵或表現。

社會固有模式反映的正常期望，即預期值，可以與命題或事件的“質”有關，也可以與命題或事件的“量”有關。比如談到“狗”，“質”的方面會想到“看門”“咬人”“人類的朋友”等，“量”的方面會想到“有大型的有小型的”“有兇猛的有溫順的”等，這些信息都反映了社會固有模式所體現的“正常期望” (宗守雲、張素玲 2014；宗守雲 2025)。不論是“質”還是“量”，如果符合社會固有模式，滿足說話人的正常期望，達到說話人的預期值，說話人可以使用“理所當然”等表達；如果偏離社會固有模式，不滿足說話人的正常期望，達不到說話人的預期值，說話人可以使用“不以為然”等表達。

4.2.2. “還” “麼” 偏離或符合社會固有模式

再看引言部分的例句：

- (36) a. 豬_兒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(豬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)
b. 豬_兒還，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(就是頭豬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)
c. 豬_兒麼，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。(豬啊，生的食物也可以吃，不用煮熟。)

在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中，牲畜吃熟的食物或不熟的食物都可以，這是基量。豬是牲畜，理所當然可以吃生的食物。“食物是生的也能吃，不用煮熟”，這符合社會固有模式，與預期值相符，說話人可以採用主觀適量構式“豬_兒麼”，即例句 (36c)。

在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中，人類通常要吃煮熟的食物，這是基量。與人類相比，豬的本性要低，無所謂食物是熟的還是生的。“喂豬的食物需要煮熟”，這偏離社會固有模式，與預期值不符，說話人可以採用主觀減量構式“豬_兒還”，表達的是知域否定，即例句 (36b)。

除了事物之外，行為或性狀也是如此。分別舉例如下：

- (37) a. 喝酒還，誰不會了。（就是個喝酒，誰不會呢。）
 b. 喝酒麼，誰也會。（喝酒啊，誰也會。）
 (38) a. 白還，有甚了。（就是個白，有什麼呢。）
 b. 白麼，正常。（白啊，正常。）

在當地人看來，“會喝酒”“（皮膚）白”是正常的，符合社會固有模式。當發話人使用“還”，是將行為“喝”或性質“白”進行減量，主觀上認為不屬於什麼大事，即不以為然；當發話人使用“麼”，是對行為“喝”或性質“白”進行適量，主觀上認為都可以達到，即理所當然。

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主觀評價始終包含量的概念，比如事物有大小、動作有緩急、性狀有輕重等等，說話人可以參照社會固有模式對量進行主觀評價。任何主觀量表達的語義解讀都涉及實際量與預期量的比較，是當前信息對量的表述（實際量）與說話人預期中的量（預期量）二者之間的比較（張耕 2022）。減量與適量是在客觀量的基礎上融入了說話人的主觀評價，反映了說話人的主觀認識。文水方言中，“還”“麼”表達說話人對於事物、行為或性狀的評價，評價標準就是當地人的社會固有模式下的預期值。當說話人認為事物、動作或性狀的量沒有達到預期值，說話人會使用減量標記“還”來表達不以為然；相反，當地人會使用適量標記“麼”來表達理所當然。不論用“還”表達不以為然，還是用“麼”表達理所當然，“還”“麼”都反映了說話人的主觀看法、態度與評價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：其一，語言是社會文化與認知心理等的產物，不同地域的文化與認知等都會有所差異，自然而然會形成不同的社會固有模式，當然也會形成不同的主觀量表達。比如，同樣是“喝酒”，在北方看來好像是與生俱來的，但在南方似乎並非如此。其二，同一事物或現象，觀察視角不同，會形成不同的社會固有模式，由此形成不同的主觀評價表達。比如，同樣是“豬”，單獨描寫時是一種情形，與人做比較時是另外一種情形，由此形成不同的認知模式，體現為不同的語言表達。

4.2.3. 減量“還”與適量“麼”的形式驗證

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“麼”屬於主觀適量。所謂減量，指的是在基量的基礎上做減法，基量可以是大量、中量、小量。所謂適量，指的是實際量與基量相比，量的差異不明顯，幾乎可以認為是零。減量“還”與適量“麼”之間的差異，可以得到以下幾個方面的形式驗證。

其一、減量構式“X 還”中的“X”可以是小量、中量、大量，適量構式“X 麼”中的“X”傾向於中量。請比較：

- (39) a. 一分錢還，能買個甚了。（就一分錢，能買個什麼啊。）
b. ? 一分錢麼，能買個甚了。
- (40) a. 一萬還，誰也能賺下。（就一萬元，誰也能賺得下。）
b. 一萬麼，誰也能賺下。（一萬元啊，誰也能賺得下。）
- (41) a. 一千萬還，有甚狂的了。（就一千萬元，有什麼狂妄的。）
b. * 一千萬麼，有甚狂的了。

在多數當地人的認知中，“一分錢”屬於小量，“一萬元”屬於中量，“一千萬元”屬於大量。適量標記“麼”傾向於與中量相匹配，而減量標記“還”則無此條件限制。不論小量、中量還是大量，主觀上都可以繼續減少，都可以後附“還”。

前文已經談到，“（一）個”是主觀量標記（任鷹 2013）。當“（一）個”處於“X 還”之前，屬於強化減量，即“還”本身已經減量，“一個”再次減量；當“一個”處於“X 麼”之前，屬於首次減量，即“麼”本身屬於適量，“一個”初次減量。

其二，“還”是主觀減量，“X 還”中的“X”可以被表減量或表小量的單位修飾。“麼”是主觀適量，“X 麼”中的“X”可以被表減量或表小量、表適量或表中量、表增量或表大量的單位修飾。請比較：

- (42) a. 錢兒還，誰賺不下了。（就是個錢，誰賺不下呢。）
b. 小錢兒還，誰賺不下了。（就是個小錢，誰賺不下呢。）
c. * 可巴巴的錢兒還，不能少了。
d. * 大錢兒還，誰賺不下了。
- (43) a. 錢兒麼，誰也能賺下了。（錢啊，誰也能賺下。）
b. 小錢兒麼，誰也能賺下了。（小錢啊，誰也能賺下。）
c. 可巴巴的錢兒麼，不能少了。（剛剛好的錢啊，不能少了。）
d. 大錢兒麼，誰也能賺下了。（大錢啊，誰也能賺下。）

“小”是主觀減量標記，可以出現在“X 還”“X 麼”中。而“可巴巴”是主觀適量標記，“大”是主觀增量標記，這些標記都不能出現在“X 還”中，但可以出現在“X 麼”中。

其三、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可以與文水方言中其他表示主觀小量或主觀減量的標記（如“圪截才”）共現，不能與表示主觀中量或主觀適量的標記共現，也不能與表示主觀大量或主觀增量的標記共現。此外，“還”出現在表示主觀減量的語境中，句中常出現表達輕貶、不滿、嗔怪等詞語。上述情況之下，文水方言中都不能使用表主觀適量的“麼”。請比較：



- (44) a. 圪截五塊錢還，又不是五十塊。(才五元，又不是五十元。)
 b. * 圪截五塊錢麼，又不是五十塊。
- (45) a. 不上學還，大不了種地，有甚了。(就是個不上學，大不了種地，有什麼啊。)
 b. * 不上學麼，大不了種地，有甚了。

例句(44)中，說話人認為，相比五十元而言，五元微不足道，“還”可以與表減量的“圪截”共現。例句(45)中，在客觀現實世界中，“不上學”是比較嚴重的事情。但在說話人看來，“不上學沒什麼大不了的”。“不上學還”表達了說話人對“不上學”這一事件滿不在乎或不以為然，把事情的嚴重性減弱了許多，句中“大不了”“有甚了”與之共現。

其四、“麼”屬於主觀適量，可以與文水方言中表示主觀中量或主觀適量的標記(如“不多不少”)共現，也可以與表示主觀小量或主觀減量的標記(如“一個”)共現，還可以與表示主觀大量或主觀增量的標記(如“可”[kʰəʔ⁵³])共現。“麼”出現在表示主觀適量的語境中，句中常出現表示情理之中、理應如此、顯而易見、符合常規或常識等的詞語，如“還是”“老話說”等。上述情形之下，文水方言中都不能使用表主觀減量的“還”。請比較：

- (46) a. 項鏈_兒麼，戴的脖子裡好看。(項鏈啊，戴在脖子裡好看。)
 b. * 項鏈_兒還，戴的脖子裡好看。
- (47) a. 桌子麼，還是木頭的好用。(桌子啊，還是木頭的好用。)
 b. * 桌子還，還是木頭的好用。
- (48) a. 車麼，就得開出的磨合磨合。(車啊，就得開出去磨合磨合。)
 b. * 車還，就得開出的磨合磨合。
- (49) a. 狗_兒麼，本來就是看門門的，咬人就對的了。(狗啊，本來就是看門的，咬人就對著呢。)
 b. * 狗_兒還，本來就是看門門的，咬人就對的了。
- (50) a. 一斤麼，正好好，不多不少。(一斤啊，正好，不多不少。)
 b. * 一斤還，正好好，不多不少。
- (51) a. 人們常說 / 老話說 / 俗話說，人麼，不怕慢但怕站。(人們經常說 / 老話說 / 俗話說，人不怕慢就怕站。)
 b. * 人們常說 / 老話說 / 俗話說，人還，不怕慢但怕站。
- (52) a. 貓_兒麼，鼻子可靈了。(貓啊，鼻子非常靈。)
 b. * 貓_兒還，鼻子可靈了。

例句(46)–(49)陳述的是人之常情或社會常理，此時例句中出現“還是”“本來”“得”與“麼”共現，如例句(49)“狗看門”是再自然不過的，“狗_兒麼”強調“狗”的本性如此，用“狗_兒還”則不成立。例句(50)中，“正好”“不多不少”屬於適量，此時不能使用“還”。例句(51)中，“不怕慢但怕站”屬於認知常識，用“麼”強化這一事實，此時不能使用“還”。例句(52)中，“貓的鼻子靈”是顯而易見的，可以用高量程度標記“可”強化這一事實，此時“麼”不能替換為“還”。

其五、“還”可以出現在“連”字句中，“麼”不能出現在“連”字句中。請比較：

- (53) a. 連考試也考不及格還，耍甚了耍。(連考試也考不及格，玩什麼玩。)
b. *連考試也考不及格麼，耍甚了耍。

據崔永華(1984)、劉丹青(2005)等研究，“連”字句中，處於“連”後的成分都處在一個可能性(可預期性)等級尺度的低端。換句話說，“連”後成分屬於量級尺度的相對最小量，語義上與減量“還”相和諧，與適量“麼”相齟齬。

綜上所述，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“麼”屬於主觀適量。“還”“麼”在主觀量方面的區別，導致“還”“麼”的表達功用存在“質”與“量”的差異。

5. 結語和餘論

主觀性表達在漢語中具有十分凸顯的地位(董秀芳 2016)。在言語交際中，說話人可以使用不同的語言手段對客觀量進行主觀標記，這些手段主要包括：語音、詞彙、語序等等(李善熙 2003)。本文考察的“還”“麼”屬於形態手段，即採用句末標記“還”“麼”對客觀量進行主觀評價。“還”屬於主觀減量，是一種心理期待上的負值，“還”表達不以為然是通過主觀減量來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。“麼”屬於適量標記，是一種心理期待上的預期值，“麼”表達理所當然是通過主觀適量來表達說話人的主觀評價。

從客觀語義的角度來看，“還”“麼”可有可無，刪去以後並不會影響句子的真值內容。但從主觀評價的角度來看，“還”“麼”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，具有重要的語用功能，表明說話人的主觀立場，表達說話人的主觀態度、看法與評價。同樣的事物、動作或性狀等，使用不同的形態標記“還”或“麼”，在主觀評價的“質”“量”等方面都會存在一定的差異。

本文討論的是文水方言中的主觀性評價形態。除了減量標記“還”與適量標記“麼”，文水方言中還存在增量標記，如“大”“可[kʰəʔ⁵³]”等，這些標記都出現在被標記成分“X”之前，形成主觀增量構式“大X”“可X”等。例如：

(54) 大正月的，你瞎說甚了。（大正月的，你瞎說什麼呢。）

(55) 可臭了，快臭死人咧。（太臭了，快要臭死人了。）

本文沒有考察這類主觀增量標記，是因為這類標記幾乎都出現在被標記成分“X”之前。本文重點關注的是出現在被標記成分“X”之後的“還”“麼”。此外，本文只從共時的角度對比分析“還”與“麼”，並未從歷時的角度考察“還”與“麼”的來源發展及其動因與機制等，這些問題留待另文討論。

鳴謝

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“中原官話汾河片方言形態句法的類型學研究”（項目編號：25AYY023）的階段性成果。《中國語文通訊》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部提出諸多寶貴的意見與建議，謹致謝忱！文中不妥之處概由作者本人負責。

參考文獻

-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、1957 級語言班。1982。現代漢語虛詞例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1955, 1957 Ji Yuyanban. 1982. *Xiandai Hanyu Xuci Lishi*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陳小荷。1994。主觀量問題初探——兼談副詞“就”“才”“都”。世界漢語教學 4。18–24。Xiaohe Chen. 1994. Zhuguanliang wenti chutan: Jiantan fuci “jiu”, “cai”, “dou”. *Shijie Hanyu Jiaoxue* 4. 18–24.
- 崔希亮。2019。漢語語氣詞“～嘛”的情態意義。語言教學與研究 4。60–68。Xiliang Cui. 2019. Hanyu yuqici “~ma” de qingtai yiyi.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4. 60–68.
- 崔永華。1984。“連……也/都……”句式試析。語言教學與研究 4。30–44。Yonghua Cui. 1984. “Lian...ye/dou...” jushi shixi.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4. 30–44.
- 丁健。2019。語言的“交互主觀性”——內涵、類型與假說。當代語言學 3。333–349。Jian Ding. 2019. Yuyan de “jiaohu zhuguanxing”: Neihan, leixing yu jiashuo. *Dangdai Yuyanxue* 3. 333–349.
- 董秀芳。2016。主觀性表達在漢語中的凸顯性及其表現特徵。語言科學 6。561–570。Xiufang Dong. 2016. Zhuguanxing biaoda zai Hanyu zhong de tuxianxing ji qi biao xian tezhen. *Yuyan Kexue* 6. 561–570.
- 董秀芳。2021。漢藏語系語言的評價性形態。民族語文 2。3–14。Xiufang Dong. 2021. Hanzang yuxi yuyan de pingjiaying xingtai. *Minzu Yuwen* 2. 3–14.
- 范慧琴。2007。定襄方言語法研究。北京：語文出版社。Huiqin Fan. 2007. *Dingxiang Fangyan Yufa Yanjiu*. Beijing: Yuwen Chubanshe.
- 郭利霞。2011。山西山陰方言的拷貝式話題句。中國語文 3。253–259, 288。Lixia Guo. 2011. Shanxi Shanyin fangyan de kaobei shi huati ju. *Zhongguo Yuwen* 3. 253–259, 288.
- 郭利霞。2015。山西山陰方言的主觀棄擇句“X麼(Y)” 。中國語文 1。67–72。Lixia Guo. 2015. Shanxi Shanyin fangyan de zhuguan qize ju “X(me)Y”. *Zhongguo Yuwen* 1. 67–72.

- 郭利霞。2018。山西山陰方言的多功能虛詞“還”。方言 1。28–35。Lixia Guo. 2018. Shanxi Shanyin fangyan de duogongneng xuci “[xæ₁]/[xə₂]”. *Fangyan* 1. 28–35.
- 黑維強、高怡喆。2017。陝西綏德方言“還”的兩種用法及其語法化。方言 3。368–375。Weiqiang Hei & Yizhe Gao. 2017. Shaanxi Suide fangyan “[xæ₁]” de liangzhong yongfa ji qi yufahua. *Fangyan* 3. 368–375.
- 金立鑫、楊炎華。2024。論 morphology 與漢語語言學中的“形態”。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《語言研究集刊》編委會（編），語言研究集刊（第三十三輯），1–20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。Lixin Jin & Yanhua Yang. 2024. Lun morphology yu Hanyu yuyanxue zhong de “xingtai”.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*Yuyan Yanjiu Jikan* Bianweihui (ed.), *Yuyan Yanjiu Jikan*, disanshisan ji, 1–20. Shanghai: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.
- 李善熙。2003。漢語“主觀量”的表達研究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學位論文。Shanxi Li. 2003. *Hanyu “zhuguanliang” de biaoda yanjiu*. Beijing: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Yanjiushengyuan boshi xuewei lunwen.
- 李宇明。2000。漢語量範疇研究。武漢：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。Yuming Li. 2000. *Hanyu Liang Fanchou Yanjiu*. Wuhan: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.
- 劉丹青。2005。作為典型構式句的非典型“連”字句。語言教學與研究 4。1–12。Danqing Liu. 2005. Zuwei dianxing goushi ju de feidianxing “lian”zi ju.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4. 1–12.
- 呂叔湘（主編）。1999。現代漢語八百詞（增訂本）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Shuxiang Lü et al. (eds.). 1999. *Xiandai Hanyu Babai Ci*, zengding ben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佩恩。2021。描寫形態句法——田野語言學指南，吳福祥、張定等（譯）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Thomas E. Payne. 2021. *Miaoxie Xingtai Jufa: Tianye Yuyanxue Zhinan* [Describing morphosyntax: A guide for field linguists], trans. by Fuxiang Wu, Ding Zhang et al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任鷹。2013。“個”的主觀賦量功能及其語義基礎。世界漢語教學 3。362–375。Ying Ren. 2013. “Ge” de zhuguan fuliang gongneng ji qi yuyi jichu. *Shijie Hanyu Jiaoxue* 3. 362–375.
- 沈家煊。2001。跟副詞“還”有關的兩個句式。中國語文 6。483–493, 575。Jiaxuan Shen. 2001. Gen fuci “hai” youguan de liangge jushi. *Zhongguo Yuwen* 6. 483–493, 575.
- 史秀菊、郝晶晶。2018。山西平遙方言複句關聯標記“門”的演變——從後置到前置。中國語文 6。672–680, 766–767。Xiuju Shi & Jingjing Hao. 2018. Shanxi Pingyao fangyan fuju guanlian biaoqi “[mən²¹³]” de yanbian: Cong houzhi dao qianzhi. *Zhongguo Yuwen* 6. 672–680, 766–767.
- 完權。2017。漢語（交互）主觀性表達的句法位置。漢語學習 3。3–12。Quan Wan. 2017. Hanyu (jiaohu) zhuguanxing biaoda de jufa weizhi. *Hanyu Xuexi* 3. 3–12.
- 王倩。2012。現代漢語增量與減量構式研究。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。Qian Wang. 2012. *Xiandai Hanyu zengliang yu jianliang goushi yanjiu*. Changchun: Jilin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.
- 溫鎖林。2020。山西壽陽方言幾種值得關注的狀語後置現象。見全國漢語方言學會《中國方言學報》編委會（編），中國方言學報（第八期），139–151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Suolin Wen. 2020. Shanxi Shouyang fangyan jizhong zhide guanzhu de zhuangyu houzhi xianxiang. In Quanguo Hanyu Fangyan Xuehui *Zhongguo Fangyan Xuebao* Bianweihui (ed.), *Zhongguo Fangyan Xuebao*, diba qi, 139–151. Beijing: Shangwu Yinshuguan.
- 邢向東。1995。內蒙古晉語的語氣詞“的”、“呀”、“麼”。文科教學 2。41–45。Xiangdong Xing. 1995. Neimenggu Jinyu de yuqici “de”, “ya”, “me”. *Wenke Jiaoxue* 2. 41–45.



- 邢向東。2002。神木方言研究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Xiangdong Xing. 2002. *Shenmu Fangyan Yanjiu*. Beijing: Zhonghua Shuju.
- 邢向東。2007。移位和隱含：論晉語句中虛詞的語氣詞化。語言暨語言學 8(4)。1025–1041。
Xiangdong Xing. 2007. Yiwei he yinhan: Lun Jinyu ju zhong xuci de yuqicihua. *Yuyan ji Yuyanxue* 8(4). 1025–1041.
- 張耕。2022。現代漢語主觀量的表達機制及其實現條件。世界漢語教學 2。211–224。Geng Zhang. 2022. Xiandai Hanyu zhuguanliang de biaoda jizhi ji qi shixian tiaojian. *Shijie Hanyu Jiaoxue* 2. 211–224.
- 張敏。1998。認知語言學與漢語名詞短語。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。Min Zhang. 1998. *Renzhi Yuyanxue yu Hanyu Mingci Duanyu*. Beijing: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.
- 張誼生。1997。副詞的重疊形式與基礎形式。世界漢語教學 4。42–54。Yisheng Zhang. 1997. Fuci de chongdie xingshi yu jichu xingshi. *Shijie Hanyu Jiaoxue* 4. 42–54.
- 宗守雲。2015。晉語表輕貶意義的句末語氣詞“還”。見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（編），勵耘語言學刊（第二十一輯）。138–147。北京：學苑出版社。Shouyun Zong. 2015. Jinyu biao qingbian yi de jumo yuqici “hai”. In Beijing Shifan Daxue Wenxueyuan (ed.), *Liyun Yuyan Xuekan*, di’ershiji ji, 138–147. Beijing: Xueyuan Chubanshe.
- 宗守雲。2016。“還 X 呢”構式：行域貶抑、知域否定、言域嗔怪。語言教學與研究 4。94–103。Shouyun Zong. 2016. “Hai X ne” goushi: Xingyu bianyi, zhiyu fouding, yanyu chenguai. *Yuyan Jiaoxue yu Yanjiu* 4. 94–103.
- 宗守雲。2021a。社會固有模式的研究動態、概念描述和性質特徵。見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《東方語言學》編委會（編），東方語言學（第二十一輯）。55–76。上海：上海教育出版社。Shouyun Zong. 2021a. Shehui guyou moshi de yanjiu dongtai, gainian miaoshu he xingzhi tezhen. In Shanghai Shifan Daxue Yuyan Yanjiusuo *Dongfang Yuyanxue* Bianweihui (ed.), *Dongfang Yuyanxue*, di’ershiji ji, 55–76. Shanghai: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.
- 宗守雲。2021b。張家口方言涉預期句式“S，是正 V 麼”試析。河北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5。118–125。Shouyun Zong. 2021b. Zhangjiakou fangyan she yuqi jushi “S, shi zheng V me” shixi. *Hebei Shifan Daxue Xuebao*,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5. 118–125.
- 宗守雲。2025。論社會固有模式對漢語語法的影響。上海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3。102–109。Shouyun Zong. 2025. Lun shehui guyou moshi dui Hanyu yufa de yingxiang. *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*,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3. 102–109.
- 宗守雲、張素玲。2014。社會固有模式對構式的影響——以“放著 NP 不 VP”為例。漢語學報 3。22–30, 95。Shouyun Zong & Suling Zhang. 2014. Shehui guyou moshi dui goushi de yingxiang: Yi “fangzhe NP bu VP” weili. *Hanyu Xuebao* 3. 22–30, 95.
- 宗守雲、趙慧媛。2025。張家口方言確認語氣詞“麼”。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《語言研究集刊》編委會（編），語言研究集刊（第三十五輯），189–200。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。Shouyun Zong & Huiyuan Zhao. 2025. Zhangjiakou fangyan queren yuqici “me”.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*Yuyan Yanjiu Jikan* Bianweihui (ed.), *Yuyan Yanjiu Jikan*, disanshiwu ji, 189–200. Shanghai: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.
- Beard, Robert. 1995. *Lexeme-morpheme base morphology*. 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.

- Chappell, Hilary. 1991. Strategies for the assertion of obviousness and disagreement in Mandarin: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modal particle *me*. *Austral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* 11(1). 39–65.
- Lakoff, George. 1990. *Women,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: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*. 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Scalise, Sergio. 1984. *Generative morphology*. Dordrecht: Foris.



***Hang* and *me* in the Wenshui (Hulan) Dialect in Shanxi Province: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**

Pei Lü

Shanxi Normal University

Abstract

Hang and *me* in the Wenshui (Hulan) dialect in Shanxi Province have many commonalities in syntax, semantics, and pragmatics. However,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function. *Hang* and *me* belong to the typical 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 and are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quantity, which is the relevant motivation behind the commonality of the two. *Hang* belongs to the subjective decrement and *me* belongs to the subjective increment, which lead to the difference in usage between the two.

Keywords

Shanxi Wenshui dialect, *hang*, *me*, subjective evaluative morphology, subjective quantity

通訊地址：太原 小店區 山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

電郵地址：lvpei123123@163.com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5年1月9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5年7月10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5年7月15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5年8月28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6年1月30日